

殷代社會生活

李 亞 農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32438

現代社會生活

李亞農著

1956

上海人民出版社

8.15.1

現代社會生活

李亞農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53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5 插圖 10 頁 字數 116,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9,500

序

殷代是奴隸制社會，這是今天中國歷史學界大多數人的認識。但殷代的奴隸制是低級階段的奴隸制呢，還是高級階段的奴隸制？大家的意見又有分歧。因此，今天我們從各方面來看一看殷代社會生活的面貌，不是沒有意義的事。

古代的經籍所能供給的殷代的史料，實在太少；如果我們想把殷人的社會生活重建起來，那就不能不借助於地下出土的資料。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以及其他物質文化資料，就是著者在重建殷人的社會生活時所憑藉的主要材料。郭沫若先生、胡厚宣先生等關於甲骨文字研究的著作和郭寶鈞先生關於殷墟發掘的報告是著者不離左右的參考書，對於諸先生在殷代考古學上的勞績，著者應該表示敬意。此外從董作賓、石璋如諸氏的著作中，也引用了不少的資料，亦應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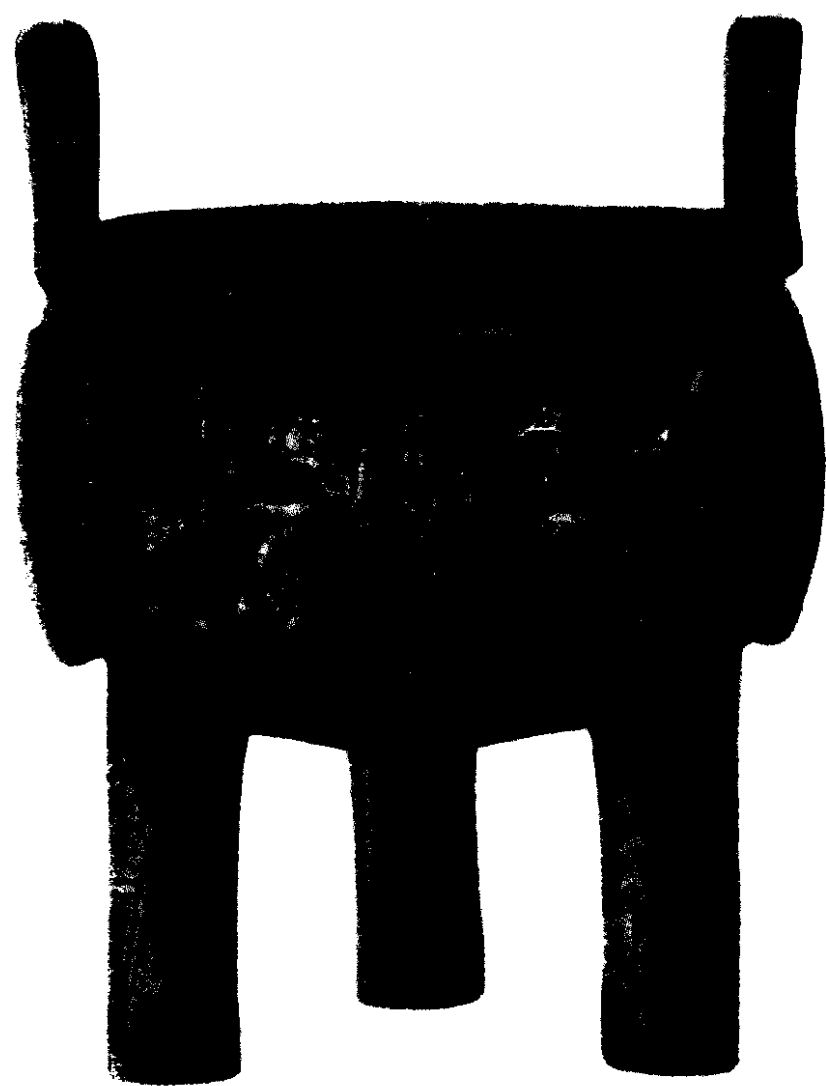
爲了重建殷代的社會生活，著者盡可能廣泛地收集了資料，但有些問題，仍苦於無所依據，只得語焉不詳，甚至存而不論。因此，各章的篇幅繁簡不一：有問題的，有資料的，就多談一些；沒有問題的，缺乏資料的，就少講一些。關於這一點，著者也有說明一下的必要。

本書的插圖，在幫助我們了解殷代的社會生活上有很大的用處。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份極名貴的，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先生、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先生、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寬先生等寄贈的。對於這幾位先生，著者致以由衷的謝意。

一九五五年春著者於上海

本書徵引諸家著作簡稱表

通	卜辭通纂	郭沫若編
粹	殷契粹編	郭沫若編
菁	殷虛書契菁華	羅振玉編
前	殷虛書契前編	羅振玉編
後	殷虛書契後編	羅振玉編
續	殷虛書契續編	羅振玉編
鐵	鐵雲藏龜	劉 鶚編
餘	鐵雲藏龜之餘	羅振玉編
徵	簠室殷契徵文	王 襄編
遺	鐵雲藏龜拾遺	葉玉森編
戩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姬佛陀編
天	天壤閣甲骨文存	唐 蘭編
錄	甲骨文錄	孫海波編
屯甲	小屯、殷虛文字甲編	董作賓編
屯乙	小屯、殷虛文字乙編	董作賓編
庫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	方法欽編
虛	殷虛卜辭	明義士著
佚	殷契佚存	商承祚編
龜	龜甲獸骨文字	林泰輔編
契	殷契卜辭	容 庚編
福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商承祚編



图四 商 乙卯 尊（上海博物馆藏）

殷周时期是青铜器时代，也是青铜器艺术发展的时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艺术以礼器、祭器为主。

目 錄

第一章	殷族的起源及其活動的區域·····	1
第二章	一夫一妻制的確立·····	13
第三章	氏族組織及宗法制度的崩潰·····	21
第四章	殷代的社會經濟情況·····	37
第五章	高級階段的奴隸制·····	62
第六章	國家的形成·····	79
第七章	文化的起源——文字的創造·····	89
第八章	天文學和曆法·····	95
第九章	藝術的繁榮和奴隸主的奢侈生活·····	102
第十章	殷代的建築和殷人的生活習慣·····	109
第十一章	奴隸制社會的意識形態·····	119
跋	·····	127

第一章 殷族的起源及其活動的區域

殷人是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的奠基者。經過他們六百年間的勞動創造，中國北部，尤其是黃河流域一帶的文化，已經獲得了相當高度的發展。還在殷王朝的統治時期，中國文化的光芒就逐漸照耀到淮河以南。其後周族繼承殷人的文化，繼續加以發展，形成了所謂漢族文化。及至春秋、戰國時代，遂出現了中國古代的文化高潮。在秦、漢之際，發源於北方的漢族文化就傳播到遼遠的珠江流域了。

這樣偉大的中國文化的奠基者——殷族，是在什麼時候才出現於中國歷史舞台的呢？據史記殷本紀所載的世系，殷族的始祖契，大約是和夏禹、周棄同時代的人物。殷本紀說：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在殷墟甲骨卜辭出世以前，對於這樣簡單的傳說和世系，我們只好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但在甲骨卜辭出世之後，這段文字的真實性就不容懷疑了。其中人名，幾乎是全部證實了。其未見於卜辭者僅有昭明、昌若兩人；卜辭及其他典籍中有記載而未見於殷本紀者僅恆（卜辭作王亘，王亥弟。）一人。帝嚳在卜辭中叫作嚳，契即兕，相土即土，曹圉

即王吳，冥即季，振即王亥，微即上圉。報丁、報丙、報乙的位次，是被殷本紀弄錯亂了，依照卜辭的次序，應爲圉、囿、匡。主壬作示壬，主癸作示癸，天乙寫作大乙，湯寫作唐。

殷代先公的世系，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固屬於遙遠的古代的事情，即對於西漢的史家司馬遷來說，也是一兩千年前渺渺茫茫的歷史。加之先秦諸子百家託古改制，大家爭先恐後地來偽造和改造歷史，把本來已經不大清楚的上古史弄得更加烏煙瘴氣，變成黑漆一團了。要從傳說紛紜、真偽難分的史料中整理出一段可靠到這樣程度的信史，真是不容易！這使我們不得不佩服司馬遷之偉大。他的歷史的眼光是十分銳利的，他選擇歷史資料的態度是十分謹嚴的，我們可以在極大的程度上信任他。再把他寫的殷本紀和卜辭相互印證之後，我們便有相當的根據來研究成湯以前的殷人的歷史了。

殷本紀中的世系，是相當可靠的，但是關於商代的先公及其社會生活，我們還是知道得甚少。我們只知道商契的孫子相土已經開始武力發展。詩經商頌長發說：“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我們從這兩句詩中，可以看出殷人是濱海而居的，所以相土一朝樹立了轟轟烈烈的武功，其聲威便達於海外。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篇曰：“相土作乘馬。”據此，則相土在牧畜業方面，亦是有貢獻的人物。及至相土的曾孫季，季子王亥、王恆，王亥子上甲微，我們才有比較豐富的資料。楚辭天問說：

“該（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寧。”

呂氏春秋審分覽勿躬說：

“王冰（冰即亥。篆文“冰”作“𠂔”，以字形相似而譌）作服牛。”

世本作篇說：

“肱(亥)作服牛。”

大荒東經說：

“有困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

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

郭璞注引竹書紀年說：

“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

是故殷王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

朴牛、僕牛即服牛。朴、僕與服，古同聲，可通假。有扈即有易，扈、易篆文形近，易譌。而有狄亦即有易，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通。上面引用的文獻，關於殷人早期的生活，給我們透露了幾點消息。第一，在相土王亥時代，他們是過的遊牧生活。第二，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開始使用車子。管子輕重戊說：

“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

這就是說，在相土王亥時代，生產力已經有了提高，生活也已經有了改善。第三，王亥、王恆、上甲微三世的殷人都和有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王亥爲有易所殺，他的兒子上甲微又來替他的父親報仇。殷人與有易既然三世相仇，則殷人與有易必爲相鄰的部族。有易之地，根據王國維氏的說法^①，在易水左右，則殷人的疆土當在河北省中部或南部，或者已達到了渤海灣一帶。

殷人的發祥地是在易水流域和渤海灣，但他們並沒有長期地跼踖在這塊小天地裏，經過相土的聲勢赫赫的發展，他們的活動範圍已經相當廣大。左傳定公四年說：“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鄭箋以爲東都當在泰山之下。左傳襄公九年說：“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足見殷人的勢力逐漸南遷，到相土時代就已經發展到濟水黃河之間了。疆域之廣大，在那時人看來，真像茫茫然沒有邊際的一般。後代的殷人，在回

顧他們祖先的偉業時，還不禁發出了讚嘆之聲，說：“宅殷土芒芒！”（詩經商頌玄鳥）殷在盤庚以前，本來被稱爲商，在盤庚遷都之後，才被稱爲殷的。殷人之所以被稱爲殷人，是因爲他們曾經宅於殷。那麼，這個殷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尚書康誥“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沈子也殷也作“念自先王先公迺妹克衣。”而衣又通鄣，呂氏春秋慎大覽說：“親鄣如夏。”高誘注說：“鄣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民皆曰衣。”兗州，古衛地。呂氏春秋有始覽說：“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衛、鄣當爲一字之異體。據此，則所謂殷，當在河、濟之間的兗州一帶。現在我們大家都熟悉的殷墟，是在今河南安陽縣境內洹水南岸的小屯村，但這是盤庚遷都以後的事。

殷人的勢力很早就達到了中原的邊沿，然而真正進入了中原的，是商的成湯。孟子說：

“湯居亳，與葛鄰。……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孟子滕文公下）

王國維氏謂亳即前漢山陽郡之薄縣②，其地在今山東曹縣。皇甫謐、杜預、酈道元等均以寧陵縣之葛鄉爲葛伯國，其地在今河南商邱縣北，與亳相鄰。湯就是從這裏開始了消滅夏朝的轟轟烈烈的征服戰。他首先拿葛伯開刀，隨後就去剪滅夏朝的與國。詩商頌長發說：

“武王載旆……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王國維氏根據左傳世本說，斷定昆吾之墟，地在衛國，而韋即杜預所說的白馬縣東南的韋城。是韋與昆吾實爲鄰國，與亳相距不過二百里③。卜辭屢言“征夷方在雇”，郭沫若先生以爲雇即古顧國，今山東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④。商湯把夏桀的盟國消滅了之後，即長驅而西。戰國策魏策吳起說：

“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商湯就在伊、洛流域摧毀了夏桀的統治，於是東自濟水，西至羌人的邊境，千里河山，盡入殷人版圖。

殷人的勢力南下之後，他們並沒有放棄在北方的故土，易水流域仍然在他們控制之下。曾經有句兵三件，在河北易州出土。其一銘曰：

“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

其二曰：

“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

其三曰：

“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

這三段銘文足證這三件句兵的確是商器。鑄造此器的，當是殷時北方易水一帶的侯國。至於南方，殷人的勢力大概達到了攸侯喜的領地。卜辭屢言“在攸，……王來征夷方”。王襄氏以爲攸即鳴條。郭沫若先生又引楚辭天問“何條放致罰”，謂“鳴條正省稱爲條”來證明攸即鳴條。史記夏本紀說：“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國語魯語說：“桀奔南巢。”南巢故城在今安徽桐城縣南六十里，很可能南巢即鳴條。即假定兩者不是一地，相去亦必不遠。東夷爲殷人東南方的最大的敵人，帝辛征東夷，爲殷末最重大的事件。在這次戰爭中，殷王最重要最活躍的戰將就是攸侯喜，則攸必爲殷時保障東南的一大重鎮。從攸的首邑到屬地去，有時需要走上整整兩天，足見攸侯喜的領地也是相當廣大的⑤。

根據上面的敘述，則殷代的版圖，東自濟水，西至陝西，北起易州，南及桐城，縱橫都在千里左右。殷人在其奴隸制時期，就建立了這樣龐大的帝國，可不容易！這是他們和他們周圍的敵人不斷地長期

地鬥爭的結果。所以殷人的子孫在亡國數百年之後，想到武功赫赫的祖先成湯的時候，還是感覺到無限的驕傲。詩經商頌玄鳥說：

“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⑥

詩經商頌殷武說：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邦畿千里，是前代罕有的盛業，有這樣廣大地區來供他們棲息、勞動，殷人已感覺十二分的滿意。當時疆域之廣大，在殷人已有茫茫無邊的感覺，這是他們統治力量所及的極限。超過這個限度，以爲他們的勢力已經達到今日之四川或浙江的說法，我們認爲還值得研究。列寧說：

“而它（國家）果然出現了，這就是奴隸主的國家，即賦予了奴隸主一種權力，賦予了他們管理一切奴隸的可能性的機關。當時的社會和國家要比現代的微小得多，其所擁有的交通機關也薄弱得多——當時還沒有現代的交通工具。當時山嶽、江河和海洋所造成的障礙要比現在大得多，所以當時國家是在狹小得多的地理範圍內形成起來的。技術薄弱的國家機關只能供一個版圖較狹，活動範圍較小的國家之用。”⑦

殷人自身的主觀力量固然不許他的疆域過度擴展，其周圍和他敵對的異族的勢力也給他很大的壓力，使其不能無限制地膨脹。殷族和異族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殷帝國是在和異族的鬥爭當中建立起來的，也是在和異族的鬥爭當中毀滅掉的。

東夷在甲骨卜辭中作夷方，夷方是殷末東方之一大強敵，地望當在今安徽桐城縣境東南。左傳昭公十一年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這就是說，經過長期的艱苦的奮戰之後，殷紂王雖然最後征服了東夷，但是消耗實力過甚，遂爲周族所乘。當周武王的部隊長驅東向的

時候，竟無力抵抗，以至身焚國滅，演出了一幕壯烈的民族悲劇。

關於殷人和異族的鬥爭，在古代文獻中，屢有記載，然文字簡略，其詳不可而得知。在卜辭中則記載甚多，但是大都寥寥數字，對於殷人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的詳情，我們還是無從知道。唯有帝辛（紂王）征夷方的卜辭，偶然有前後銜接的，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他的軍事行動的始末。現在我們不避煩冗，把它詳細地敘述一下，在幫助我們了解殷人的地理和社會生活上，或許是有益的。

在帝辛十祀九月甲子，開始卜“征夷方”。決定征伐後，何時出發，則因卜辭缺佚，已不可知。現在我們只知道在閏九月癸亥，殷王的大軍已經到達雇地（今山東范縣東南），在雇大約停駐了六天。十月戊辰，再開始行動，由雇往商（今河南商邱縣），十一月辛丑才到達，途中走了三十四天，大概每至一地都要準備給養，有所勾留。例如在雪，即停駐六天。由商至攸，需時約二十七天。在途中到處停留，行動是遲緩的，例如在占休息了兩天，在𠂔休息了五天。在十一月癸卯從商出發，至十二月己巳才到達攸（今安徽桐城縣）。帝辛的大軍到達攸邑之後，便與攸侯喜的部隊會師，攸侯喜是這次戰爭中最重要的將領，從卜辭中屢言“王從侯喜”可以看出。從十二月己巳到辛巳，帝辛大概在攸休息了十天左右。辛巳那天，帝辛已經到了前綫陣地隤。次晚，情況即告緊張，但是敵人並沒有來襲，部隊也沒有驚動，所以壬午的卜辭說：“今夕不震。”再過八天，至庚寅日，和東夷的盟國林方有小接觸。次日至瀉，住了五天。到瀉的次日壬辰，帝辛還到𩇑去遊玩。丁酉在𠂔，戊戌在𠂔，並曾從事田獵。足見緊張的軍事情況過去之後，殷王已經有閒情逸致來從事遊玩田獵了。十二月辛巳，殷王從攸出發到前綫，次年十一祀正月乙巳，殷王從前綫回到攸，其間二十五日，大概正是帝辛率領攸侯之衆尋覓敵人作戰的期間。可能由於殷王先聲奪人，強敵已倉皇遁走，殷軍並沒有得到決戰的機會。

自正月乙巳至二月癸酉，凡二十九日，王皆在攸。至丁丑，殷王已離攸至戠。戊寅，由戠至司。司是由商至攸時曾經駐軍五日之地，其地當在攸之北，此時帝辛又向北走了。第十五日至齊（今臨淄附近），在齊至少勾留了五日（己丑至癸巳），又折回向南走。庚申、辛酉再至勳、淮，此二地皆征夷方時所經過之地。再繞道商西的杞（今河南杞縣），然後入於商。這個彎路可繞大了，如自二月癸巳在齊算起，至五月丙午在商，總共花去了七十三天，爲時在兩月以上。在這個期間，帝辛想必愉快地遊玩狩獵了一番。

殷王在商，大概舉行了告廟典禮。卜辭上所說的“告於大邑商”，當指此事。舉行告廟典禮之後，帝辛才走上歸殷的途程。在歸途中，他當然還是邊玩邊走的。單是從樂到云，他就走了二十五天。云稱河邑，當在河濱，何時渡大河而返殷都，亦不可考。總之，在十一祀之七月癸卯，殷王帝辛才復出現在殷都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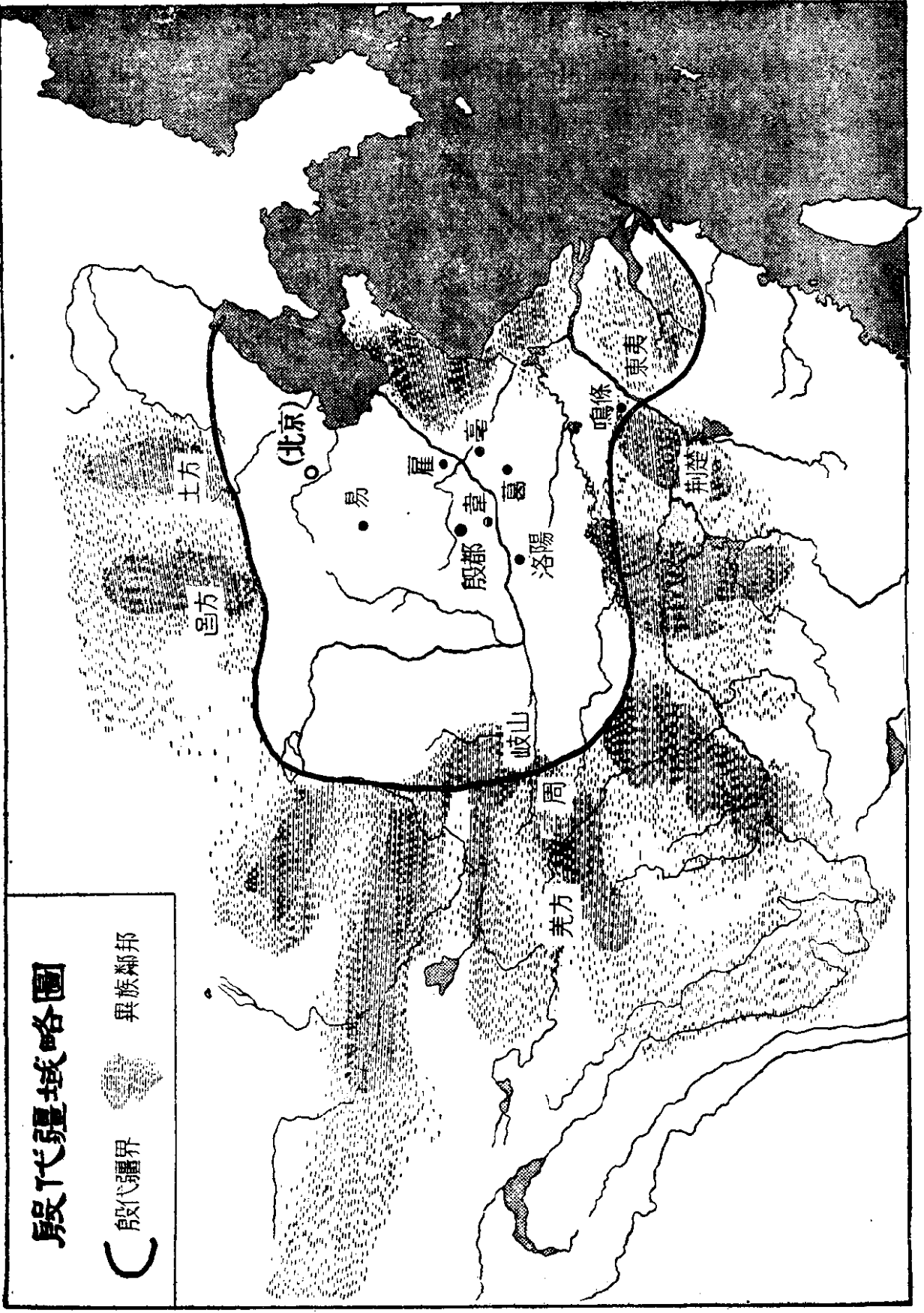
自帝辛十祀九月甲子卜征夷方，至十一祀七月癸卯，連閏月計算在內，這一次御駕親征，總共花費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殷王大軍所至，各地逗留，盤樂遊田，興致勃勃。他的旅途生活，固然可以引起我們的興趣，但我們必須想到另一方面，即殷人和異族的鬥爭，對於殷人來說，真是一件嚴重的大事，動輒要花費一年或者三年的工夫。

殷人不但在東南方有強敵東夷，而且在南方還有一個強大的敵人——荊楚。荊楚族在戰國時代，它的疆域之廣，幾與其餘六國相等，則其勢力在殷代自然也是不可輕侮的。荊蠻在武丁以前，也和殷人處於不斷的鬥爭狀態中，經過武丁大張撻伐之後，才漸漸馴服下來，接受了殷人的文化，終於變成了殷人的與國。詩經商頌殷武說：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哀荊之旅。”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

這是讚美殷高宗武丁能深入險阻，平定荊楚，並俘虜其人民，以保衛



殷族後嗣子孫安寧(“以保我後生”)的頌詩。殷人在東南方除了東夷和荆楚兩大強敵以外，還有所謂淮夷。其實淮夷就是淮水流域的許多小種族的總稱；即東夷也是包含着許多小種族在內的，如林方即其一例。這些異族在東南方都是與殷人爲敵的。

武丁是殷族非常英武的傑出的國王，他不但在南方馴服了荆蠻，他在北方又打垮了殷人的勁敵——鬼方。周易既濟說：“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之名，雖未見於卜辭^⑨，但我們知道，自古以來在中國的北方，就有一個好戰的民族。殷、周之間叫作鬼方，或混夷，或獯鬻；西周時，叫作玁狁；入春秋後，始稱之爲戎，爲狄；戰國以後，又叫作胡，叫作匈奴。他們的活動地區，西自汧隴，環繞着中國的北部，東及太行、常山間。卜辭說：

“……五日丁酉，允有來僖^⑩(畏忌)自西。沚戩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伐(災)二邑；囙方亦牧我西鄙田。”(菁二)

郭沫若先生說：

“據此，則沚國在殷之西，土方在沚東，囙方在沚西，由殷而言，則土方當在殷之西北或正北，囙方當在殷之西北矣。……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之路程也。每日行程平均以八十里計，已在千里上下，則土方之地望，蓋在今山西北部，而囙方或更在河套附近也。要之，卜辭中習見之土方與囙方，必爲玁狁之部族無疑。”(菁五，通五一三)

在殷人的西方，還有一個不小的外族，叫作羌。卜辭中常說獲羌、伐羌，如：

“令□五族□伐羌方。”(後下、四二、六)

“己酉卜，般貞：尅獲羌。”(前四、五〇、六)

這個羌方，就是尚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的羌。括地志說：“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水經又說：“羌水出羌中參狼